

# 邂逅

□ 邵正钦

近几年，赵宏达是长河县城内响当当人物，因他创建和经营了一家颇具规模的印刷公司，年利润几千万，多次荣膺县、市级“有贡献企业家”之类的赞誉；而作为老板，他却是一个终生拄拐走路的残疾人。如此不同凡响的造化，自然让他的大名掷地有声。

其实，他济贫扶困的善举，更为他的名字添光加彩。数年来，他一直寻找契机，且事无巨细，皆以不同方式和款额，济助那些自认为应该帮助的人，特别是肢体残疾人……

这天，他让司机小王驾车载他赴130公里外的江州市（地级市，辖长河县）与客户洽谈业务。一路无话，不到两小时，轿车便驶进了江州市。望着窗外缓缓后移的楼房、车流、人流，他神清气爽，尽情感受着现代都市的繁华气息……

不久，轿车离开市中心大道，驶进一条浓荫覆盖的僻静小街。导航仪显示，走这条小街离目的地最近，而且车少人稀，行途更加通畅、安全……

轿车轻快地前行。他随目浏览窗外频频换动的一帧帧街景，十分恬逸。突然，他轻“咦”了一声，眼睛紧盯往街边某处，一脸凝重。顺着老板的视线，小王看到街边一块空地上有个地摊。摊边稀稀疏疏围了三五人。摊主是个拄着拐杖的残疾人。小王跟随赵宏达多年，深谙老板的所思所做。他知道老板又动了恻隐之心，心领神会地冲老板点点头，让车子靠近摊边停下，独自下车，径自朝地摊走去。

地摊摆设很简单：一块条纹塑料纸铺在地上，上面杂乱无章放着皮带、电筒、眼镜、剃须刀、手机套、驾驶证壳之类。那摊主年逾四十，身材高大。一头灰黑蓬乱长发披洒两鬓，还被一顶太阳帽紧箍着。憔悴的脸上虽堆满笑，但眼里填满无奈、祈求等混合色……

小王并不关注这些，像以往一样，顺手从摊中拿起一副墨镜、一根皮带等几样小物件，随即递上6张面额100元纸币，很客气说“请拿好，不用找了。”

作为买家，小王这一连串明显是“变相捐钱”不合常情的举动，自然让摊主又惊异又疑惑，但转眼间他捧出一脸感激，并用北方口音的普通话对小王说：“小师傅，今天俺是吉星高照，遇上你这个菩萨心肠！你是个好人，大好人！谢谢！谢谢了……”

这种形式的“感激”小王领受过好多次，尽管有点“受之有愧”，但他乐意在这种溢满人性光辉的氛围中享受恭维。只是当他准备返回时，摊主却一把抓住他的手，不容分说将一堆显然早已烂熟于胸的“心里话”朝他泄来：“小师傅呀，说心里话，看俺这身板，是不该做这营生的！可没办法呀！瞧——”他拍了拍他那条残腿，“如果不是它，俺会在这里摆地摊？求人怜悯？唉，想当年，俺也能跑能走、能说能写，也想干一番事业。可命运不与哪！那年，有个朋友在北海给俺电话，说那里有份好工作。俺喜出望外，立马赶往北海，哪知交上3800元入门费后，才知道是传销啊……”

传销！留在车内的赵宏达听得很清楚，禁不住浑身一凛。随之，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不可抗

拒地从心底拽出来——

19年前，颇如这位摊主，刚中专毕业的赵宏达也接到一位姑表兄从北海打来的电话，说那边有一份做营销的好工作，还炫耀那里“领导和蔼可亲，同事团结友善，工作轻松愉快，工资丰厚稳定”。他当然相信姑表兄，迫不及待赶到北海；在表兄引领下，毫不犹豫将3800元入门费交给一个名叫刘天亨的“领导”（此人因右耳有一块硕大紫印记，人们习惯唤他“紫耳朵”）。但赵宏达做梦也没想到，从此刻起，他被自己的亲表兄探囊取物般地拽进一个非法传销组织，先后历时124天。

那是一段怎样的伤痛日子！赵宏达至今还记得很清楚：每天从早到晚，大家不是几十人挤在一小房里傻傻乎乎地鼓掌、唱歌、喊口号，就是浑浑噩噩地接受“紫耳朵”他们唾液飞溅、天花乱坠的精神洗脑，抑或在他们引诱、怂恿甚至胁迫下，四处打电话、写信发展所谓“下线”索取入门费；而这些被发展的下线，大多都是自己的亲戚、朋友、同学、邻里乃至自己的亲姐妹。此外，不必说“同事团结友善”是信口胡诌，也无须谈“工资丰厚稳定”是自欺欺人，就连一天三顿平常的“餐食”，往往因入门费进账太少都无法保障！更难容忍的是，对内，“紫耳朵”他们派近身的一干心腹监视所有人。不准私自外出，不准随便与外界联系，以防有人逃逸或暴露行踪；对外，头头们为逃避有关部门的追查，害怕被抓后遣返、罚款或拘留，隔三差五带着大家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”，频繁换动窝点，弄得人人惶若惊弓之鸟……

他曾当面斥责那位姑表兄为何不顾亲情坑害他，而对方的回应也只有无数声“对不起”，声音自己亦是迫于无奈。他当然不愿仿效表兄累及亲朋好友，下决心找机会逃出去，可尝试几次都被监视者发觉。

半个月后，命运虽给了他解脱的机会，却索要他付出一条残腿的代价。那天是五一节，机关单位都放了假。乘这个机会，“紫耳朵”领着众人聚在一幢私宅三楼明目张胆的公开活动，不想他们的行迹已被工商部门锁定。当有人惊呼“工商局来啦！”屋里顿时乱作一团，大家你推我搡，争先恐后夺路而逃。待坐在椅上打瞌睡的赵宏达明白怎么回事，已被人撞翻在地，且右脚跟撬在椅档里抽不出来，致使大腿悬横在地面与椅档之间。这时有人慌不择路，竟抬脚踩在上面一蹬而过。紧随一声骨响和一声惨叫，他昏死过去。醒后他依稀记起，那人好像是“紫耳朵”……

许久后才知道，那天是“紫耳朵”他们头头间出现内讧有人告密，才得以将他们一举捣毁。听说那天“紫耳朵”是跳窗而逃，什么状况不得而知。回家后，他封存了这段刻骨铭心的痛苦记忆，除自己的父母、妻子和姐妹外，即便现在，也没有几人知道他这个如日中天的大老板曾有这样一段苦难经历，连那条残腿当时也备用了一个合情合理的“事故”予以掩盖。一句话，他心无旁骛，潜心钻研自己喜爱的印刷技术，后找一位富有亲戚贷资建公司。十几年一路打拼，公司越办越大……

“想起来，俺糊涂呀！”那边摊

主仍在滔滔不绝，“明知是盗钟掩耳的事，俺偏执迷不悟！结果，骗完了亲朋好友，又骗哥哥姊妹……到最后，钱没了，亲情没了，友情也没了……”他真有点表演天赋，刚才痛心疾首，现在又忧伤哀婉，“唉，人倒霉盐都生蛆呀！那天上午，俺们正在楼上听课，突然工商局来了。大家慌乱一团，争着朝外逃。拥挤中，俺连人带椅倒在地上，可右脚还撬在椅档里。这时，有人过来竟把它当做垫脚石，一蹬而过。那人像牛一样壮实，170多斤哪！可想而知，这一蹬有好处……”

什么？他的腿也是……听到摊主的描述，赵宏达大惊不已：天下竟有这么巧的事？他赶紧将脸贴到车窗玻璃上，认真打量这位似乎与自己有着某种关联的神秘摆摊人。

但那摊主的容貌十分陌生，记忆中找不出丝毫熟悉的痕迹；倒是说话的语气、语调和风格似曾有过领教，可那只是极其朦胧无法定位的记识。

“报应啊！真是报应！”此刻的摊主一脸悲戚，竟泪流满面抚着那条残腿莫名的自怨自恨“一定是俺做了烂心烂肺的缺德事，老天才这样责罚俺、惩处俺……”

小王很纳闷：这话什么意思？怎给人没头没脑却又意有所指的感觉！

好在摊主感情掌控有度，转眼风平浪静。他擦了擦眼睛说“唉，小师傅，命运不公哪！听俺一个小兄说，俺那些难兄难弟中，如今十之七八都今非昔比了。妻子、孩子、房子、车子、票子全都有了！可俺……”他摊开双手，苦着脸随口自嘲道，“一根拐杖走四方，全家不饿一人饱……”。

“俺还听那小兄说，有位贤弟开了家大公司，风生水起，日进斗金！最让人刮目相看的是，他像俺一样，也是……”他突然戛然而止，少顷又一拍脑袋叫起来，“噢，俺想起来了，他好像就是你们江州市人啊！”

“噢，江州市辖七八个县。他是市里的，还是县里的？做什么工作？”小王接过话头问。

“俺小兄只说是江州市人，没具体说是市里还是县里。工作嘛，好像与书有关系，可能是卖书的吧。”喘了口气，他继续说，“小兄说得最多的是这位贤弟很有钱，公司很气派，出手也很阔绰。一次请他吃饭就花了一千多，临别还送了他很多励志的书籍……”

“哟，既然有这么一个有实力又讲义气的故人，你何不去找他呢？让他给你弄点力所能及的事，总比这风风雨雨在外摆摊强！”小王想调节一下气氛。

“不不不，俺不去找他！俺也不能去找他……”没料到连连摆手。脸倏地通红，目光也有些躲闪。

“怎么？”小王又有些纳闷，“你们不是共过患难的兄弟么？”他没说话，只是边摇头边望着天边的浮云，许久才惆怅说：“如今俺这境况，更没脸去和他称兄道弟了！况且……”他不愿说下去，沉吟片刻，接着道，“算了吧，反正俺也习惯了，再说都黄土埋一大截了……”

“俺更糊涂了！刚才你不是还称他贤弟么？关系应该……”

小王忍不住又问。

“呵，权当一厢情愿吧！”他苦笑了一声。不等小王再次开口，忽地摘下太阳帽，不断地冲小王鞠着躬，嘴里边说，“小师傅，但愿俺今后的日子里，不断遇上像你这样的人，慈悲良善，救苦济难……”

“紫耳朵”！赵宏达差点没叫起来！他看得很清楚，在对方长发飘起后露出的颈脖右边，分明是一只赫然醒目而又为他记忆犹新的紫色耳朵。

一切明白了！此人正是当年那位传销头头刘天亨。他冒用别人的经历，一则是想张冠李戴，遮掩自己真正的致残原因；再则是想更“无辜”，博得更多同情；至于他那条残腿的来历，无疑与他多次跳窗逃跑脱不了干系……

真晦气，怎会遇上他！心里骂道；刘天亨，你秉性不改，还在骗人哪……他真想出去戳穿他，痛陈旧怨，出出胸中那口恶气。但作为一个阅历丰富、性情豁达的成功人士，理智和宽容很快让他熄灭了心头之火。几分钟后，他心静气匀，随手掏出一叠钱，递给刚刚回车的老王：“去，留下你刚才垫付的，剩余的再买几样小东西。并代俺……”

眼见小王再次返回，随意拿了几件小东西后，又一抖手给了他8张百元大钞。刘天亨真是大喜过望，激动得有点不知所措，只顾拉着小王的手使劲抖着，语无伦次：“谢谢！谢谢！谢谢……”

“谢俺干嘛！这钱又不是俺给的。”小王甩开对方的手，朝街旁的轿车努努嘴，“要谢，就谢俺老板吧。”

刘天亨愣了一下，反应过来，立马双脚立正，恭恭敬敬朝小鞠躬。没等他鞠第二下，小王过来拉住他：“喂，别这样俗了……但实话实说，老哥，你真的很幸运！俺跟老板多年，还是第一次见他对一个人心这么上心！”他突然凑近刘天亨耳边，“莫非俺老板就是你不愿去找的那位贤弟？”

“不不不，他不会！俺也没有这么好的运气！”刘天亨赶紧又是摇头又是摆手。

“哈哈，开个玩笑。不过，俺老板真的对你很用心，还特地叫俺捎话给你。”

“捎话俺？”刘天亨下意识瞟了一眼那辆小车，想不明白车里的大老板何以对一个街边摆摊人如此“用心”。

“听好了！俺老板带给你的只有八个字，改弦易张，励精图强！”

什么？刘天亨猛觉心头一怔，敏锐感觉这八个字别有来由，意味深长。忙问小王：“你老板开什么公司？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喏，这是他送给你的名片。”小王边说边递上一张制作十分精致的名片。名片上的烫金字赫然入目：江州市宏达印刷公司，总经理，赵宏达，电话……

啊！刘天亨目瞪口呆，像一根高大却十分粗劣的木桩，傻乎乎地看着名片，又瞧瞧那车……

等他回过神来，打算鼓足勇气走过去，与车内的“贤弟”寒暄几句，可那轿车已驶出百米之外。他有些失落又有点不舍地目送那车消失在小街尽头，想起赵宏达那言近旨远的八个字，心地间犹似打翻了一只五味瓶……

